

皇明兩朝疏抄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四

巡遊類

聖駕南巡思獻愚忠跡

王廷相

仰惟 皇上下諭禮部欲躬詣 顯陵相卜吉兆旬日之內合行事宜靡不整辦齊備戒行有期臣竊觀 皇上南行之計決矣必矣無疑矣但臣自來積有私憂過計之慮欲聞 皇上九發九止而不肯輒觸 君父之怒既而思之人臣事君有犯無隱心有所不忍而不言是自欺其心不忠甚矣况大臣有心膂股肱之托與人主有同戚共樂之義者哉故終不得不為 皇上陳之伏惟 宥其斧鉞

之誅少加 聽納幸甚幸甚 伏自 聖諭下議南巡以米  
說者曰所過地方災傷特甚人相咬食流民載路盜賊蝟  
興恐有犯屬車之慮以致驚動 乘輿者又有云 聖駕  
南巡近邊酋虜如花當部落四風為患深入腹裏如往年  
搶至昌平地方致使京師戒嚴者又有云今日之行 扈  
衛官軍旗校及內外從官諸人役不下數萬其糧料草  
束車輛馬匹各處供應所費 貴郡縣倉庫在在空虛百  
姓聞風逃避有司無所措屢有此三者皆衆人之所慮患  
之在外者若處置得宜猶可以保其無虞臣之所慮乃不在  
此仰惟 皇上下玉體清明常加靜養善攝猶時小有不快

今也遠涉長途日日登歷縱安輿輕輶未免勞頓而况衝  
冒風塵隔殊水土六氣襲之五內受之萬一倘致 聖體  
違和 聖心不暢誰其任之登頓山原不如深宮大庭雍  
容之為安觸冒風塵不如逸神靜志逍遙之為樂 皇上  
何乃自苦而必欲親行哉臣嘗每日於朝祭之時獲觀  
天顏潤粹發氣滿容便於一二大臣言之不覺喜動於心  
時而聞有不快即為不樂今者 皇上遠行夫適就勞舍  
靜而動安得不為 皇上慮之此臣之所以不得不竭愚  
忠陳之也臣又再三思之人君巡幸一時其所關係至大  
至重至緊至要何以言之若中可以制外事勢機權盡由

我也處外必假付託事勢機權半由諸人也况勞人動衆之餘加之苦急無聊之故變生於倉卒患起於不測此理勢之或有者觀諸自古以來人主巡幸之事載在史冊是為後世殷鑒者其得失安危之跡可考而知也知之而不言之是無深遠先機之見者也是以至難之事草草視為容易泛常者也是不愛重其君犯險履危徼倖千萬無事者也伏望 皇上垂鑒往事少為加察焉且 皇上必欲躬詣 顯陵者乃欲自致其誠孝於 先皇也以臣觀 皇上之孝蓋自古以來所未有者矣何以言之漢宣帝曾繼昭帝之統矣而不能尊 皇其父宋理宗能皇其父矣

而不能稱帝以廟祀漢哀帝能稱皇而廟祀矣而不能宗  
祀以配天今皇上之於 睿皇廟祀矣薦謚矣稱 宗  
矣配 天矣而因心之愛無所不極自 臨御以來建

皇極贊 天地康四海服諸侯而繼述之業日為之隆雖  
大舜之克孝武王之達孝亦未有過於此者伏望 皇上  
自信之自重之况天子之孝與士民不同又何必躬自勞  
苦遠涉數千里之途以下同於士庶人之愛敬乎今日之  
事 皇上必欲合葬或送而南或遷而北定有 宸斷臣  
請當事自行仍望 皇上選遣安靜老成曉事親信內臣  
一人與臣同事再 勅內官監選責各色該用人匠數十

人聽臣指使或送或遷兩月之內即有次第 皇上安居  
九重清穆高拱而臣等亦能辦集其事却將戶部所供糧  
草賞賜各項銀兩留為修建 顯陵之用一舉三得不惟  
可以慰 皇上誠孝之心亦可以免 皇上遠行之勞亦  
可以濟修 陵之費大事易得以成而亦無意外之虞矣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干冒 天威不知避忌死罪死罪

獻忠以惜財費疏

李廷相

仰惟 皇上頃因 慈孝厭皇后梓宮南柩 顯陵即下  
南巡之命意欲恭詣 陵下另卜吉兆此固 皇上大孝  
之心純篤深至雖書籍所載自古帝王之純孝何以加焉  
但臣等區區愚見有終不敢默然者敢為 陛下披瀝陳  
之 皇上之南巡有不可必行者五有不可不知者一其  
一 梓宮在殯朝夕 上食雖付託有人而我 皇上遠  
去數千里外其純孝之心終恐不能一日忽然而已其二  
臣等常備員扈從 山陵每見 皇上聖體中粹少有過  
勞輒便咳嗽况今遠去數千里外雖侍衛有人而間關途



路淹瀝月日

御膳稍有愆期或為霧露所感或為風沙

所觸當此之時欲進不能欲退不可不知何以處之其三

皇太子監國春秋尚幼雖內外付托得人但我皇上

之心未免旦夕憂繫其四自北直隸河南直抵湖廣三省

地方去歲以來災傷重大人民饑窘甚至相食以苟活且

夕其壯者又皆聚而為盜千百成群傳聞西平耶陵地方

皆被攻劫撫按官未曾奏報所以 陛下尚未之聞也况

大 駕遠臨供億不貲雖本部差官畧為協濟終恐悞事

其五北虜自數年以來頗為驕肆窺我邊鄙屬我人民邊

臣恐恐幸而無事近日京東朵顏等衛夷人亦頗縱橫云

冬以來亦往往失事雖撫鎮等官降級董職以示懲戒而  
腹裏之患亦不可不預為之防也 大駕遠出此北虜聞  
之安保其不跳梁乎其一有不可不知者自我 成祖開  
定燕都即設大倉銀庫收貯天下之財以供軍國之用  
皇上入極大統尚有四百餘萬頗為充溢今冬邊奏討無  
虛日工部借支無止期 大駕遠出支費又不下百餘萬  
兩即大倉所貯不過百餘萬而已萬一遠方有警不知  
將何以應之臣私相謀維雖有心計如唐劉晏百輩亦恐  
無以善其後此今日之國用 陛下所宜急知者也 臣等  
職司邦計日夜憂惶計無所出大馬愚忠竊敢陳獻以

聞伏願 陛下少寬鈇鉞之誅特賜採納豈但臣等之幸  
寔生民之幸 宗社無疆之休也

止行萃疏

王好問

臣等竊惟昭德塞違帝王之盛美也蓋忠補過臣子之善物也故人臣不以主聖而忘匡弼之忠則君德為日新而臣得以同其休人君不以臣直而存厭斲之心則臣節為益勵而君得以享其逸明良相與之休君臣同德之盛不外是矣恭惟我 皇上大孝性成至仁天縱自即位以來求賢納諫躬親萬幾凡 詔勅所出政令所施無非績列聖之緒而率 先帝之休也邇者日御 經筵講求治道穆穆皇皇都俞一堂之間而凌跨乎萬古之遠天下欣然思見帝王之盛矣故臣等至愚日惟仰望 陛下緝熙

此德不移外誘則持循之久理道自熟百工庶職殆將精  
白承休之不暇矣乃見禮部傳奉 聖旨於十二日駕幸  
藩邸臣等意我 皇上仁厚之德不忘舊跡私切喜之但  
人臣忠愛之心無窮故責望之心甚遠匡楛之義固有不  
容以不盡者蓋人君之舉必揆之於義而合然後質之於  
心而安故春秋君舉必書之蓋重之也 陛下德同堯舜  
非中主比而一旦有此臣恐天下有議之者焉夫三年之  
喪天下之通喪也 人君奉 郊廟而臨政事所以紹  
祖宗承天地孝之大者也故哀疚之情不容不少奪焉外  
此而一遊一豫皆私情也義有不協則理無可渝豈 聖

情之所能安乎往日 先帝靈駕之發以 皇上之至  
雖別次山陵情猶不已也而祖送之祭止於闕門者緣  
有所制故情不得伸耳今掩王之禮方畢期祥之時未  
臣固知 皇上哀慕之情猶昔也南郊之祀未舉西廡之  
典未行臣又知 皇上禮樂之思猶歉也乃即有藩邸之  
幸焉泮渙之游既非居喪之所宜有燕佚之樂又非初政  
之所宜行 皇上獨不可以已乎昔漢祖歌風故鄉後世  
不以為過者蓋以其親提三尺備歷諸艱且當遲暮之年  
而敦故舊之好義初不悖也 陛下履位大光日升川至  
而三年之報倏忽隙駒是為樂之日長而為報之時有所

限制也 陛下試熟思之 臣言非謬妄也 夫犬馬之微猶知報主 臣等為陛下耳目之寄 有所見聞 分當啓沃 其忍使明聖之君而有舉動之過乎 夫朝廷之體統甚尊 陛下不可以自褻 祖宗之神器甚重 陛下不可以自輕 凝神於九重而運化於萬有 安富尊榮無可踰於此者矣 又何必親冒塵喧而輕出大內也 哉臣聞主聖則臣直 臣等幸屬風雲一德同心 所自許也 故為主之義重而愛身之念薄 狂瞽之言惟陛下裁擇 臨幸之命或可以暫收警蹕之嚴 或可以暫撤以成仁孝之美 而防佚遊之漸 則臣等幸甚 天下幸甚 千冒天嚴 臣等不勝

待罪隕越之至



命令類

審 綸音以光 聖治疏

鄧繼曾

臣待罪諫垣職司出納伏見近來 中旨多戾 皇言事  
不考經文不會理撮其最大如悅邪說之媚已則 勅賜  
褒俞惡師保之抗言則漸將放黜自覩出涕口誦吞聲臣  
切惟 中旨之出臣工之所稟令天下之所作式九夷八  
蠻之所視以為向背垂之萬世又所據以考治亂之迹者  
故 祖宗以來凡有 批答以及傳奉俱 命司禮監官  
送下 內閣議擬陳 覽有裨治理然後施行豈 祖宗  
之聖學乾斷有所不足耶蓋謂天下之事必求合天下之

公理而後行之所以慮獨見之或偏抑亦防矯偽者之假托也故百餘年來治日居多雖間有橫政者出亦不能以禍天下時如正德可謂極敝矣尚未有如今日之旨可駭可歎者 陛下聰明天與聖敬日躋其法 祖畏 天之心知人安民之事必能乾乾不息何至有可駭可歎之旨如今日者哉或者左右群小目不知書身未練事乘隙招權弄筆取寵是故言出無稽事從繆理一至於此夫若輩惟知假此以求富貴耳豈知 綸音係臣工之喜懼關天下之盛衰為夷狄之向背垂萬世之典則也哉頃者陛下不與大臣共政而容者輩干政不信仁賢而信羣

小臣恐大器之不安也。臣願陛下熟思臣言，遠圖治道。凡有批答，旨意及傳奉事理一以祖宗為法。仍命司禮監官送下。內閣據理度時，明白條上，請自聖裁。然後降出。其前旨已出，不可以示天下萬世者，若果出自聖朝，亟宜收回，勿吝改過。如左右羣小為之尤望，速加顯戮，以戒儉人。則天地明格，災異自伏。祖宗默相嗣王，早成而嘉靖之治，不愧名稱矣。

慎 綸音以圖治安疏

劉世揚

昨者 清寧宮前門長隨白恭為已故太監郭昇姪郭洪  
奏乞錦衣衛百戶援已故太監楊聰姪楊倫為例 陛下  
不察即允其請洪遂得濫厠錦衣百戶兵科給事中裴紹  
宗舉以為言則得 旨已有旨了此 陛下牽制因循聽  
命左右廢 祖宗之舊隳 國家之法 陛下固非不知  
其失而諉之 成命不可復易然則曷不於未有旨之先  
而慎之邪夫趙雲丘麒楊倫皆近日實緣陳乞輒得冒濫  
錦衣衛官秩言官本兵亦累有論陳明進 陛下即一誤  
與一不聽一不改再則知且慎而改之矣數月之間而何

乃至再至三至四邪他日陛下安得而禁之臣等又安得而言之詩刺候人赤紱書戒衣裳在筍晉文公以趙衰守原論者謂守雖得士而議出寺人則足基賊賢失政之害今錦衣親軍近侍官員例以若人廁之又出若人請之異日獨且謂陛下何執夫革先朝乞陞之人今則復容其乞陞治先朝交結繁亂之黨今則復聽其紊亂此臣所大未解也臣觀邇來國事日非公卿諫臣百執事論諍日多而天聽日厭聖心日睽正恐事日益非論諍日益多將至若潰川不可復救左右制命政在多門陛下若綴旒不得舉手羣臣縮朒不任事則一變而為

武宗之世不難也夫煉石不足以補天啣枚不足以填海  
為所進者小而所缺者大也今之大言 陛下者實類於  
是志曰廢忠惑佞蒙天先清而暴蒙微而日不明象則著  
矣願 陛下究觀天人容覽忠言奮立剛斷剋剔欺佞先  
將郭洪并趙雲丘麒楊倫革去官秩然後明究互為陳乞  
者之罪并近日群臣論諍諸所失政一一追惟不悛改圖  
以後 綸首務乞慎重必求至當然後 陛下毋使已誤  
而群臣論諍徒作一番故事塞責如補天填海之卒難為  
功臣不勝長治久安之望

信 明詔以杜弊源疏

鄭自璧

近訪 御用監太監黃錦題稱該監匠作不敷要將本監  
裁革過人役并軍民匠餘選取照舊食糧應用該兵部覆  
題奉 欽依這人匠查係弘治年以前額設的准選收藝  
業精通五百名應用不許各項影射後占欽此臣等聞  
先朝權姦柄事政出多門各衙假公營私收集無賴無慮  
京儲數萬告空賴 陛下登極政絃易轍 詔令一布如  
日中天其剗刷宿弊扶植綱紀條約雖多而裁革冗食一  
節是又元氣賴以綿延一國是因以少定而大愜人心者  
奈何痛憤未幾旋自踵效隨革隨覆不恤反汗則是自易

其 今自侮其法而非畫一之政矣政非畫一豈 帝王  
之政哉此 臣等之所以駭也自 陛下臨馭以來宵旰  
孜孜圖維化理形諸 綸音一則曰弼成嘉靖之治二則曰  
共成嘉靖之治注切 淵衷焦勞 聖慮卒使嘉靖之治  
渾融完確如金甌拱壁上欣 祖宗在天之靈下慰 亦于  
雲霓之望而 陛下之心始釋然矣今日之舉無乃瑩者  
歟完者缺欣者憂而望者缺乎此 臣等之所以惜也年來  
各省不登民戶逃亡過半加以邊務孔殷未及一歲發去  
各邊銀兩不減百萬京通二倉僅有二年之積重之以此  
各監局循例效尤難以阻遏將來忘實狗名按圖索驂持



籌而往不識司國計者有何壁畫也且孝廟之時令  
廩充實故雖有正德數年之耗然所耗者耗孝廟之實  
猶可支也若正德則固已耗者也以今日之耗耗正德之  
耗不可支矣脫或各省不登復如徃歲此天時人事之或  
然者其何以善後哉此臣等之所懼也臣又思之陛下  
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  
雖竭天下之財力以供億闕庭來天下之枝藝以趨事  
禁苑良不為過今陛下方欲用人臣等輒行諫止豈過  
為矯激以取批鱗之罪哉但所重者已渙之詔令所靳  
者欲置之糧儲所謹者易追之覆轍所慮者難料之後艱

故敢嘵嘵如此耳連日京師聞有此 旨聞巷紛籍彼白  
仍以某項下進且曰今不得于此衙門彼必得於彼衙門  
一時遊手之人競出安身之術傍觀側聽是豈好消息耶  
况該監人匠見有二千餘名若能日省月試事亦不廢今  
此請乞意將何為且今四方饑饉薦臻妖祥叠見 陛下  
正當脩德飭行百凡供御宜自減損以答 天戒豈可更  
啓此端以興遠邇次忍重傷 天地和氣也哉如蒙乞  
賜追寢 成命將人匠不必選取以立冒濫之幟缺名人  
匠 勅該部查照先今題 准事例轉行各處清軍御史  
嚴督司府州縣衛所官員清查正身或戶有人丁即行起

解送監上工仍勅黃錫等安靜行事毋得偏聽倖門自  
招物議庶工作不妨倉廩不費而清平之政無玷類矣

收 戒命以防後患

倚棋

臣等竊惟聖人貴未然之防而人臣有先事之戒蓋事關利害發伏安危有目前之所不必慮而為他日之大可憂者惟在乎人主早見而預圖思患而預防之耳近該浙江鎮守太監鄧文請坊勅書內織染局太監刁永請差管往陝西織造羊絨袍袂近該科道論劾該部執奏未蒙一俞允臣等遠在南都聞之甚駭以為陛下明聖而一旦忽有此舉切恐非陛下本意也陛下臨御以來節用愛人絕遠方珍怪之物禁內庭玩好之供一供後之必慎一用舍之不輕惓惓乎周天下之慮以圖萬世之安薄

海內外皆有以知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計矣今即此二事觀之若有異焉臣等安料決非陛下本意也臣等請舉其甚不可者為陛下陳之祖宗設鎮守太監於各省者凡以為安地方計也自張慶請勅以便已私而兩浙生靈至今受困又况成化弘治年間民殷物阜已不能堪即今水旱頻仍邑里蕭索生民凋敝莫此為甚若走而更加以此曹之剝削兩浙之民如之何而可以生活耶訪得鄧文見在浙江以惡弟為謀主養無賴為爪牙擅作威福多方害人索枉有分利魚鹽有供應糧長機戶索取銀兩段及富家大戶無故訪等必得重賄方肯釋放知

府以下官員勒要拜見銀兩方許進見地方軍民甚是不堪道路以目既如此而又賜之以勅是猛虎而益之以翼也民不堪其命者必矣陛下設鎮守以安民而使民不堪命亦何以利於是哉畢真浦知覆轍在前切恐此勅之換亦非鄧文之福也至於差官往陝西織造羊絨袍楸尤為不可蓋陝西地方連年苦於兵革病於饑饉祖宗百五十年以來所患者惟陝西邊境之最要也其在今日甘肅則有回夷跳岷河州則有亦不剌延寧固原則有套賊邊警不特支給不暇連年動遣重臣震歷其境雖牧薄効尚未底寧而今乃復有此舉差官一出供應不計餘

陝牙之徒惟利是索有司騾傳恣意誅求陝西地方近已  
置於軍餉民情皇皇今復加以料擾必將騷動地方震驚  
邊庭譬猶抱薪以救火也其不動外夷之覬覦者或實矣  
陛下宵衣旰食內脩外攘言及邊事輒勞宸慮今瘡痍  
之民尚未全瘳邊方之警尚未寧息而又可重於此等騷  
動之哉切恐此舉殆非國家之利也夫天下大勢在東  
南浙江為財賦之區在西北山陝為藩籬之地近年以來  
東南民力罄竭無餘西北兵燹困憊不振譬之人身元氣  
索然強自支持其不仆者無幾識治者每為國家危之  
今又重以軍民不堪之甚者忽然加之臣等恐天下之大

可憂者必無出於此矣。臣等侍罪言官有事當言而言當  
盡使。廟堂之上有此不仁之舉以遺後日之憂。一旦變  
生噬臍無及。異時臣等雖身歿名亦無以追其責矣。伏  
願陛下不以成命為難固。不以微言為可忽。緬念萬  
姓之艱危。俯從諸臣之論。諫將鄧文。亟賜罷黜。以為  
生事者之戒。另選安靜老成之人以充鎮守。陝西織造羊  
絨。乞如該部所議。著令彼處官員照數織造解送來京。以  
給公用。庶幾地方不擾。民生得安。而後惠可以潛加矣。  
國家億萬年覆長之休端在於是。不勝懇切待罪之至。



慎出 命以示大順疏

汪思

邇者給事中劉宸得罪褫職科道諸臣以為斥逐言官殊乖治體交疏懇請乞 賜優柔意上犯 天威嚴加詰責 聖恩浩蕩尚免刑誅蠅蟻微軀粉骨難報臣已隨班入謝感激無涯退而深思猶有疑惑既存胸臆不敢腹誹謹用敷陳冀回 天聽此臣區區一念之忱 陛下誠有社稷深憂則曰是朴直者或可聽也不然則曰是狂愚耳不足問也其又不然則是奏擾之罪無復可逃萬鈞所壓雷霆所擊摧折敗壞臣復何惜但恐天下之事方將勞聖慮耳然臣念 陛下聖明必不肯至此極也臣聞之易

曰重巽以申命夫巽順也重巽者上下皆順也上順道以  
出命下順道而從之於是乎風四方而鼓萬姓古之善治  
天下者用此道也 陛下之出命於此殆有歉乎 陛下  
即位之始 詔旨流宣臣工奉行罔有或心可謂得與之  
義矣既而初心漸弛 德意頗乖人心未免驚疑陛下未  
免駭異馴至今日更又可愕 陛下豈未自知乎臣請言  
之 聖諭有曰朝廷設言官務以指實具奏不許虛詞奏  
擬似也然言官風聞言事自 和宗來固已許之蓋勢有  
所不及詳機有所不可泄一有見聞即當奏報徐行勸實  
庶足防奸如曰止當據實不許風聞則論諫日難愜邪日

肆矣 聖諭又曰劉寀劾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回話又不認罪寀誠無辜可罪矣然崔文之惡群言競興各以所聞告之 陛下多廢內帑寀亦奏所聞耳其虛其實固不可知寀既有聞不敢不告寀之心律文曰奏事詐不以實寀何嘗詐使寀而不以所聞告乃為詐不實耳若夫回話之說尤有可議方崔文有訴 陛下下令寀查明銀兩耳寀之再奏亦止言內帑不得查究崔文不當措陷耳 陛下固未嘗責寀回話寀又何得認其罪哉 聖諭又曰姑從寬調外任以稱朝廷容宥之恩臣則以為 陛下何能容宥之有夫崔文 陛下弄臣也劉寀 陛下弄臣也弄

臣以快一身者也事臣以利天下者也假使家更疎狂徑  
訐陛下猶當宥之以彰仁聖乃為弄臣私昵之故而黜  
忠直之臣未見其為容宥也 聖諭又曰這厮每如何這  
等奏擾恣意回護本都當擊問究治且饒這遭再不許仍  
前奏擾夫諸臣之意蓋為 社稷深憂故敢交章匡救豈  
敢為同官奏擾 聖情以輕貽擊問究治之禍又况章疏  
初心已分顯戮其身不敢保於家乎何回護之有 陛下  
殆亦不亮諸臣之心矣虞夏之治亦既盛矣天而君臣之間  
更相勸戒不敢怠忽 陛下繼亂而興治緒未就奇災大  
沴所在興嗟正宜恐懼修省訪問缺失乃益遣下使勿復

言臣之愚狂誠不敢奉 詔也夫自 興獻帝尊安 在  
廷群臣不能悉合 陛下之意及為近日都督同知陳萬  
言 賜第之事又復議論相乖左右近褻必有獻諛貢佞  
抑或借此與讒將謂外庭於 陛下懿親每不相假遂使  
聖情疑惑心意漸疎謂此輩為尊承謂群臣為違慢言不  
足聽計不足從是未可知也如其信然則 陛下之赫怒  
固已然此豈盛德事哉又使內帑銀兩 陛下既有職掌  
不容擅支矣若以妄劾崔文為家之罪則直罪之可也何  
為而使家查明以難之及家言其難然後加之罰也是乃  
挾術搆陷之謀殊非王者正大光明之體又 陛下先因

刑部之叅已曰崔文已有旨了饒他後因崔文之訴乃又極其慰留 溫語褒詞不一而足是方以有罪而恕之恕以有德而彰之私情公議轉展相妨意有偏投便為所勝臣恐 陛下剛明之資或其有可憾也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綽一言一話若甚細微流布四方實關大體蓋一時詰難雖下情易窮而少有乖違則人心未服甚非重巽順出順從之義也 陛下如欲諸臣勿言何不 俯從衆志省察愆尤割去已私深惟至計納諸臣之說復劉取之官自今 聲旨擬行一切責付 內閣務俾詳慎允當大順人心如或過差責有攸在若是則群臣

將順之下又奚奏捷之病乎唐臣魏徵言於其君曰願使  
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固亦臣之夙願也臣言已盡涕  
淚交零待罪 闕廷不勝戰慄

從眾論以塞禍源疏

王璜

邇者浙江鎮守太監鄧文奉乞換給勅書始而該科執奏於前繼而科道交論於後人言雖衆聖意未回事關安危不容遽默故敢不避狂愚再瀆聖聽臣等竊惟天下之事所以行之者三曰理曰法曰勢存於理則不可行違於法則不敢行阻於勢則不能行以是三者而律鄧文之請殆無一可者焉文之請也固欲兼管銀場矣銀場利之聚也文要兼管將為國而利之乎抑為已而利之乎為國而交征利者必危為已而放於利者多怨曰怨曰危俱是屬階於已於國兩無所據欲兼理詞訟矣在外之詞訟



有司理之按察司總之而詳允於撫按文欲無理其亦會同撫按乎抑亦任情而為之乎會同則非文之心任情即成民之亂以理為請而乃以亂終之可乎欲叅提職官及罷閑官吏矣鎮守各官而乃叅提行事是鎮守而撫按也不知撫按其將何事况罷閑之官已無官守罷閑之吏即係編民彼有何事而亦欲叅提之邪此理之不可者也

大明律內一欵曰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聞請旨六品以下聽巡按御史按察司并分司取問是鎮守不得叅提官吏也問刑條例內曰在外詞訟除叛逆機密重情許鎮守受理外其餘不許濫受是鎮守不得兼理詞訟也

以此推之鎮守不得兼銀場亦明矣夫律定於 太祖高

皇帝例行於 列祖而經孝廟圈點頒行者也文能知

祖宗百世之律例乎此則法之不可者也財者民之心也  
管銀場則傷其心矣固未有傷民之心而可以治者也理  
訟擊官則奸宄者將挾訐薦賄以求逞善良者皆積怨含  
憤而罔仙世未有惠奸宄賊良善而可以治者也夫理不  
可法不可勢不可而鄧文乃肆為欺罔甘於首禍朦朧而  
請之罪固不容於誅矣向使該部見其詞語含糊少加察  
焉而執奏之則當事未定之先未必不可救正而乃輕舉  
妄動即與會 勅及因該科之執奏然後徐起而覆題曾

謂堂堂本兵國之司命而舉事草草一至於此哉若曰不知是謂不智知而會之是謂不忠不智不忠焉用彼相若該部者亦有不得辭其責者矣伏乞 陛下因臣等之言覽前後之奏審事機察利害將 勅書收回明正鄧文之罪戒飭該部之悞惟期治道之有成毋物 成命之已發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信 詔旨以正 國法跡

許復禮

頃者錦衣衛左軍所鑾輿等司旗校王邦奇等奏本到科  
為懇乞 天恩比例查功復職等情臣等披閱奏詞相顧  
驚愕不意 陛下維新之日輒敢有此欺頑奸負之徒以  
惑亂 聖聽此事關理亂之機臣等不容緘默照得

皇上登極節奉 詔旨正德元年以後各衙門官軍旗校  
人等緝捕妖言奸細並不係臨陣對敵強賊一應陞授職  
役者通行查革欽此欽遵今王邦奇等係先年廠衛緝捕  
妖言奸細近奉 詔旨查革人數先該兵部題為 開讀

事請差科道部屬等官遵照 詔旨內事理查革題奉

欽依選得兵科給事中夏言四川道監察御史鄭本公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汪文盛錦衣衛千戶陳澍李經公會勘各據本衛所關造文冊兵部選官堂稿各人親供逐壹清查解對扣算停當備造文冊會本題 請奉 欽依是這冒濫人負既會同清查明白并其餘事情該部都着了來說欽此欽遵隨該兵部題覆節奉 聖旨是各該官員旗校都依擬查革中間係職官革盡職級的還與他冠帶開任被革人負有朦朧奏辦的你部裏及該科參奏重治欽此欽遵先因錦衣衛旗校費宏等及王邦奇等六次抗違 詔書奏辦復職已經臣等六次叅出兵部立案未

經先治今又妄引 勅諭 孫拾遺官大為欺罔之詞巧

朦朧之語惟欲 惑乎 聖聽不顧訾乎 詔書其間

至毀勘官為奸邪指查革 為欺罔是非倒置變白為黑大

肆狂悖之言無復忌憚之意則是狐鼠得其依憑而目中

已無法度矣此輩若猶縱 而不治終將何所紀極乎且奏

內首以遵 勅旨為言 為近者節奉脩省之 勅諭也

臣等嘗能冗員裁員濫 為節省敬天之實未聞冗濫復

職而反謂可以修德 也查得弘治二年七月內該禮

科都給事中等官 等題為修省引兵事內稱武職非

軍功得陞 校因行 職其非 祖宗舊制合通行查

革具題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是察妖言的只照成化年  
例給賞不陞擊強盜的應捕人員舊不陞定為例欽此大  
哉 聖訓萬世常道之以此觀之 先朝修省弭災正欲禁  
革冒濫而邪等以引此以為查革復職之媒不亦謬乎  
知 勅諭之當遵 則必知 詔書之不可違今未遵 勅  
諭而先違 詔旨 小獨何哉蓋在 先朝權奸用事納賄  
買官中官弟姪濫叨封爵門廝役驟得美官金紫雜沓  
於班行車馬喧填 於道路至於殿衛陞遷尤為驟易倚仗  
權奸之勢竊弄威福之權串同番子誣捉奸細妖言不信  
法司燬成深奸士 罪或一年而兩次類奏或乘便而

陞官神人共怒道路興嗟幸賴 皇上飛龍九五開 國

成家數年且濫黃緣一 詔書行裁革或追奪 誥券而

為民或削除職級而歸伍事出至公裁之 聖斷臣民恪

守孰敢愆違今邦奇等夔恃頑冥肆行抗奏自非依憑城

社倚任錢神何敢乃爾蓋不思嘉靖乃正德之改元而倖

門不容於再闢 詔旨又 中興之命脉而 新政豈可

以阻撓然隄防一決潰突滔天末流難制典守者孰敢少

得而慢邪其奏內稱見在食糧者止百十餘人似欲以少

自恕而幸其或可見容也然一人破例千百隨之容一人

是容千百人矣况百餘人乎况 中興一 詔挽人心於



既去之餘圖治化於更新之始昭如日星天下共見之朝  
廷紀綱法度率此焉立理亂攸關誰得冒犯今必欲違之  
是壞亂紀綱法度欲轉嘉靖之治而為其德之年矣且正  
德元年治道未始不善而二年之後竟爾變之非遽變也  
亦由小人潛通僥倖之門而執法者因循不守方徇情以  
示私耳卒至極亂大壞幾危社稷幾廢不遠可復蹈邪  
故孔子贊易乾則致謹于幾坤則致戒于漸良有以也况  
前日查章之餘邦奇等尚有旗校之誣若果奉公効勞自  
有崇進之途何苦憊憊焉為非分無益之求自罹于罪戾  
耶又况 聖恩浩蕩不追既往與物自新邦奇輩自合安

分懷刑以觀太平之盛可也乃敢違狂悖之詞甘蹈竊  
發之罪蓋由爾米法令不行事尚姑息以致人情玩忽養  
成奸宄之風上下相安而不自覺莫官等伏望 皇上下  
睿裁剛痛懲往事中 維新之 詔旨使群小不得以抗  
違申渙汗之 綸音俾奸宄不得以拂戾乞 勅法司將  
王邦奇等一千人犯收捕下獄從重問擬遵照 聖旨押  
發邊衛充軍以為小人欺罔之戒庶法令昭明倖進者知  
所止矣

慎政令以圖治安疏

黃重

臣惟人君政令所以繫天下人心者也顯設於朝廷之上敷布於四方之遠得其道則臣民蒙其福失其道則臣民被其殃是政令之行誠不可以不慎者仰惟陛下起自藩邸入承宗祧登極之初渙頒明詔凡前數年之大小奸弊剷除殆盡自是一二年間民困頗甦生意漸復內外臣工私相慶幸以為雍熙太和之治復見於今日矣不意邇來聖心少察初政漸移謬種弊端大臣執奏而不見從小臣力諍而莫能入言之可為痛心見之可為流涕臣不能悉舉謹以耳目聞見者為陛下言之如

傳陞官員已奉 詔書查革且武職非軍功不授又係

祖宗舊制豈容輕改夫何前者趙雲以太監趙山之故陳  
乞得官為錦衣千戶未幾楊倫立麒麟郭洪以太監楊聰立  
清郭昇之故陳乞得官為錦衣百戶雖有尚書彭澤都給  
事中許復禮之執奏而 陛下固執前 旨竟莫俞允夫  
錦衣衛官員職司直 駕侍衛任遇獨隆人多慕之今此  
源既開末流何極臣 恐狗尾續貂又如 先朝之冗濫矣  
設齋醮以徼難致之福太監崔文之罪大矣大學士楊廷  
和尚書喬宇都給事中張紳監察御史屠僑等相繼論諫  
辭甚剴切詎意 陛下篤信邪言不肯垂納至今齋醮未

聞明白儉罷而崔文之植根深固肆志橫行慕左道而任  
奸回下惡邪說自此昌矣錦衣衛官校高擡斛而主事羅  
洪載亂行鞭笞行事固為過當但其心亦有可取 陛下  
免張璠之奏下之 詔獄尚書孫交都給事中劉濟御史  
楊振等先後陳奏奚止數十而 陛下固執不從卒之洪  
載更調外任瑾罪止於罰俸偏信虎賁之士輕棄文學之  
臣臣恐奸人自此橫矣宋銍告李陽鳳撥置科敘事下刑  
部未經鞠問崔文懼怕乃當緣 內批取付鎮撫司打問  
尚書林俊再三執奏 陛下以其違 旨着令回話都給  
事中劉濟御史王鈞等力言其非終未見聽奪法司見問

之事皆隨原奏所親之人臣恐成法自此更矣凡茲政令  
傷治體而長奸欺所損非細陛下聰明天縱洞燭幾微  
夫豈暗於此哉特未之思耳且今日內閣六部大臣皆  
陛下腹心之寄也而科道等官又陛下耳目之司也  
皆所與其理天下者也今守其官而不得行其道當其責  
而不得行其言不知陛下所與圖回治理者付之誰歟  
臣聞尚書林俊去則國無其人誰與其理又豈朝廷之  
福哉誠不可不為之慮也如蒙伏望陛下念祖宗社  
稷之重思繼體守成之難深惟既往之愆俯從各官之  
請仍將趙雲楊倫在麒郭洪官職革去以後內外人員不

許援例陳乞崔文送法司懲治以後左右近幸不許妄進  
邪說違者罪之羅洪載復其原職以抑小人排陷之私李  
陽鳳仍送法司問理以存 祖宗畫一之法伏望 陛下  
自今以始親近正直屏去奸邪日 御經筵講求義理數  
召大臣咨詢治道至於科道等官進言亦一親 賜睿覽  
反復玩味見諸施行如是則 乾剛總攬於上庶政旁達  
於下治安之計無逾於此狂瀆之言冒瀆 天聽死罪死  
罪

重降 明旨大懲奸黨疏

壹僑

頃聞旗校王邦奇等乞恩比例復職 陛下答之曰該部  
看了來說續該部給事中許復禮等反覆論辨其不可乞  
將王邦奇等置之於法為小人首亂之戒 陛下則曰該  
衙門知道臣竊疑焉臣嘗伏觀前後 旨意大率曰該部  
看了來說者亦所司急施行之意也曰該衙門知道者所  
謂泛然應之可否之間所司視之以為尋常者也改元

詔書應查應革者一十有三條給事中等官夏言等奉

詔查革官軍旗校三千一百九十員名誠所謂積年宿弊

一旦頓清嘉靖 今日一大機括也其王邦奇等係先年



緝捕陞授人數委的冒濫壞事允宜裁革會題言之盡矣  
陛下於邦奇等曰着了來說臣竊以為着其所謂徇私有  
無之說非看其所謂比例復職之說也乃於復禮等則漫  
應之若無大緊要然者仰窺 聖意不知何所主持曾未  
幾時輒自懈怠如此其直以為天下戲乎為邦奇等之言  
則曰兵部已許我矣為左右之言則曰此彭尚書許他非  
關我事夫彭尚書或一時無情之言該司不能舉奏致有  
今日玩事之咎固莫能逃且今 明旨之下輕重判然彼  
玩不知則謂 陛下亦已許之矣 陛下左右皆將許之  
矣所不然者 臣等科道天下人心 祖宗在天之靈耳然

則又非獨該部之罪也則其播香鼓舌引類呼朋跂足權倖之門抵掌玩侮之術何足惟哉凡其袖手而畫籌陰行以倖成者且三千有餘今茲舉以邦奇為試待之以恕則闕然而起繩之以法則帖然以伏此其情狀大畧無難見者也又如淨身男子千百為群雖曰死灰尚有復燃之心張銳張雄等鷹隼在籠毋遇秋風不無飛揚之志此途一開不可復止決隄而欲思版築之功燼原而後求撲滅之術雖有智者莫能繼其後矣然則如之何亦曰治之而已矣禁之而已矣蓋此關於國家也甚大革之則安復之則危革之則治復之則亂革之則進君子復之則進小人

革之則為嘉靖復之則為正德其機如此一反掌間耳豈不大可寒心也哉近聞該部具本執奏懇懇其職以補過也伏望 陛下振乾健之威赫雷霆之怒細覽該科之奏持 允該部之言將王邦奇等擎送法司從重問擬以警其餘實 國家無窮之福也苟或依違可否之間仍前不斷之 旨如此等輩終無寧帖之期嘉靖新政乃 陛下自壞之耳天下事尚未可知也

差遣

停止差遣織造類

楊廷和

近該臣奏等乞免撰差官織造 勅書節奉 聖旨官已  
差了再不必奏執拗欽此臣等一聞此 旨相顧驚愕備  
員大臣素蒙 禮貌不意 聖明一旦有此在 朝群臣  
亦皆彼此駭嘆非止正德年間亦未見此 批答 內閣  
題奏有如此 旨意者臣等固當引身退避以明不可則  
止之義但展轉以思不能庶幾改之之望若以具奏執拗  
為嫌而乃倖倖然見於其面非臣等之所宜自處也臣等  
豈敢以此擾 陛下哉恐災傷不堪織造之擾千百成群

起而為盜賊以擾天下也亦非敢同執已見違拗不通也  
執 祖宗之法欲望 陛下遵而行之以保 宗社勿與  
天下公議大相違拗以取後世之譏也今臣等言之不聽  
九卿言之不聽六科十三道言之皆不聽獨二三邪佞之  
言聽之不疑 陛下獨能與此二三邪佞之臣共治

祖宗之天下哉 聖旨又謂織造係 累朝事例臣等考  
之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天順 累朝並不曾差官織  
造雖成化弘治中間一行之亦非 朝廷美事 憲祖  
孝考卹民節財 聖德善政非止一端 陛下皆不取以  
為法乃獨此不美之政以立事例言也方 陛下登極之

初嘗傳 旨欲更換廣西鎮守廣東市舶并提督大副馬  
房守備倒馬閩等處及看守蕪州府珠池各項官員臣等  
先後具題但蒙 俞允停止各官不差 勅書俱免換馬  
海內之人方傳頌 聖政之美今日何故織造一事乃不  
蒙 嘉納且特降 旨雖出 御筆親批決非司監官所  
敢擬議不知撰馬進呈果出左右何人之手我 祖宗臨  
朝一應批答皆由內閣擬 進惟正德年間權奸亂政始  
有擅自改擬營求 御批以濟其貪私者 新政以來不  
曾明正其罪遂令此輩邪佞小人敢於今日度蹈前車覆  
轍其心惟欲蒙蔽愚惑以圖身家富貴不顧生靈休戚

社稷安危

陛下何忍墮其奸計墮

祖宗之法度哉

祖宗至正德間幾致傾覆仰賴

陛下再造乾坤轉危為

安中外軍民始獲稍甦然

國勢民力比之成化弘治等

年百尚不及一二今日豈堪再敗壞耶興言及此可為流

涕臣等決不敢揆馮

勅書以重誤

國殃民之罪伏望

陛下俯垂鑒察停止織造官員不差仍乞

命司禮監官

將前項蒙蔽蠱惑邪佞小人逐一查出斥逐在外不許仍

前奉侍

左右以杜後來亂政敗

事之漸實

宗禮萬

萬年無疆之慶也

憫人窮以昭 聖德疏

楊一清

臣近者被 召赴京途聞 朝廷以內織染局之奏差  
官前去陝西織造心竊疑為陝西之民極矣方懼寬之未  
有其道拯之不得其方畧有是舉則如見火之烈顧欲從  
而膏之似與 陛下平且徇愛民之德不類也既入京  
師則聞工部尚書趙璜等工科都給事中張嵩王科等御  
史陳察王朝用等在陝西則提督軍務尚書王憲巡撫都  
御史王善巡按御史郭登庸吉崇王鼎節有論列俱欲停  
止前項織造取回差去內臣連章累牘未聞尚回 天聽  
則又隱憂深念以為人心所存即天理所在內外之論不



約而同事關地方安危誠非細故乃皆不蒙 省覽而獨  
於內織染局之言是用似與 陛下平日聽言納諫之美  
不侔也前日臣在閣見發下工部所覆各官奏本大學士  
費宏石瑒賈詠與臣擬西營依該部所擬乞請停止昨日  
早送下欲仍照前 旨施行臣等相顧驚愕除仍將原票  
封 進外伏乞 陛下官陝西近又初自二邊取回生民愁  
苦之狀戎虜強盛之勢邊方利害之情觸目興嗟經心抱  
痛忽聞是舉若欲不作一言則 陛下斷自 宸衷引而  
置之輔導之地將何用哉竊惟天下之事有重有輕臣下  
之言有緩有急以輕重言則所以固本安內攘外其最重

者也而該局所奏各色羊絨織彩龍袍曳撒鞠衣之類既非先王之制又非常用不可無之物其間輕重固自有別矣以緩急言各官極陳地方凋敝錢糧缺乏憂外患之方殷內變之將作其最急者也而該局之奏止恐有悞供應其緩急亦復不同矣及查陝西織造非先朝舊典弘治年間始有之彼時套內無賊腹裏有收閒一舉行民不重困孝宗皇帝采納人言旋行旋罷至正德年間太監廖慶等以織造之故剝民膏髓痛苦入骨當事者厚網其利而朝廷獨任其怨向非天啓聖衷掃除弊政群奸伏辜地方稍得安堵不然事勢所激不知至於何地也今

陛下所遣內臣縱使謹原安靜不歸前人覆轍而帶去官舍匠作人等豈皆一一能守禮法假借聲勢生事擾人之害難保必無切見延綏河套遠賊雖大勢過河而伏藏久住之賊其數尚多不時窺伺侵掠冬寒河凍難保不復入套寧夏賀蘭山後又多賊營河西亦不刺賊衆盤據西海近渡江在我洮河番境住牧此腹心之疾也而甘肅回夷之倣旦夕難測較之弘治年間可憂不啻數倍平涼鳳翔等處盜賊又復肆行劫掠各該守臣方將調集兵糧以備戰守復恐公私匱竭無以為謀重勢至此而欲蹈正德年間之弊政以不急之務而重困士人裕菴垂盡之民乎誠恐

民愈窮而盜愈熾并寇乘之而入河西洮岷之地將非

國家所有臨邛車陽諸郡安能保其晏然無事乎故今日

陝西差官織造臣反覆思之誠未見其可也及又查得陝

西各府州縣拖欠各王府祿米并折色不下數十萬石

負欠官軍俸糧至三五年未支節奉明旨責限令其補

支所司瞠目束手無從處給拆東補西僅支目前不經之

費加之此地甚非所宜且織造開局雖在西安而羊絨必

取之臨洮蘭州此地凋敝已甚年成薄收見今銀每錢止

糴粟米六七升民不聊生若更迫之密邇賊巢非死於溝

壑則驅之從賊耳夫工部尚書侍郎為朝廷之股肱科

道為 朝廷之耳目而提督巡撫按等官又 朝廷簡  
用以寄一方之命者也今諸臣合辭乞罷情懇意切彼豈  
不知逆耳之難入而順志之為安哉亦職掌所在利害切  
身有不容不言者耳臣仰窺 聖意蓋以 成命已下難  
於追改差官已久不可復回然因時制宜聖賢明訓從諫  
弗拂 人君盛德始因該局之 請而行之繼因群臣之  
言而罷之則 陛下視民如傷之仁改過不吝之勇上有  
光於前古下作則於方來若老何其不可也况該局原奏  
止言各倉已羊絨見在數少不敷供應不言欠缺而各官所  
懇亦欲該衙門將緊關該用供應絨服開數行令陝西鎮

巡官如式織造亦未嘗敢議停止若依其所言 上用既  
不有悞下人亦無所擾似不難從而何必規規於該局先  
入之奏以拂中外之公言哉且 天子至尊無對若服用  
之常必不可缺惟正之供何足為過但羊絨初本庶民賤  
者之服非 宮庭所宜御故常貢之所不及近年奸巧之  
徒造為織金桃花之麗五彩閃色之華人始貴之一袍費  
至百餘金一疋價可十餘兩在先王嘗置諸濫巧之科在  
今日常中嚴後靡之禁從而重之以病吾民 聖明亦偶  
未之思耳不然則 陛下嗣位以來勤恤民隱寬徵之令  
無歲不降 軫念邊方內帑之銀不時及發不以玩好奪

心志不作無益害有益仁聲善政莫罄名言何獨於此一事執之甚堅豈非視之輕而不覺其為害之重若是乎伏望 陛下慎守儉德以廣郵民之仁博納讜言以成從諫之美乞早降 德音將差去太監梁玉取回一應該織羊絨袍服等件交付陝西鎮守太監晏宏巡撫都御史王蓋等督同二司官員如式織造陸續 進用惟復照依工部所擬令太監梁玉先將急缺 上用龍袍攢造完備定限回京其餘可從緩者由覓織未完者俱交付鎮巡等官織進一應錢糧寧取諸官帑無派於軍民若是年歲荒歉或虜情緊急即便具奏 停止待年成有收地方無事之日

累百如此庶使民心不搖邦本自固而各官得以盡心督  
徵選儲防禦外寇地方可保無虞矣



暫停差官織造疏

喬宇

近該各處撫巡等官奏報災異重大饑饉非常以此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革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等題奉明旨會集部院司寺及科道等官條陳荒政奉 欽依是這地方災傷重大軍民拾分困苦存留起運糧米歲辦等項錢糧俱與停免其餘救荒事宜都准議行還差堂上官一員前去會同撫按官嚴督所屬將前後動支銀兩設法賑濟務使人沾實惠不許虛應故事欽此隨該戶部疏名上請又奉 欽依務要用心設法使窮民各沾實惠以稱朕憫念元元至意欽此續該兵部議奏南京兵部題差郎

中恭賢請 勅計處馬船料價奉 欽依是官不必差待

豐年來說欽此又該禮部題請嘉靖三年正月十二日

大祀慶成例該筵宴奉 欽依是既各處地方災傷准暫

免宴欽此臣等備員大臣義均休戚仰窺 聖意憫念窮

民無所不至苟有濟於天下當不惜於身家顧慮臣下交

修未至救禦無方正思朝夕講求荒政次第敷陳以仰承

德意近該內織染局奏差蘇杭等處織造給事中張原

曹懷章僑等連章論列工部尚書趙璜等擬奏俱以地方

災傷乞暫停免未蒙 俞允中外物論實切驚疑將謂卹

民之政未臻實效而厲民之令已播先聲臣等實有意外

之虞敢忘先事之戒切惟 皇上克思天戒屢屢修省之  
諭軫念民窮憫求賑濟之方雖 內帑可發雖漕運可留  
雖歲派可免雖馬船工料亦可停差雖宴會盛典亦可暫  
省傳聞天下使窮饑待盡之民亦有更生之望若差官織  
造之命獨未中止則是 皇上所以懇惻為民之實意徒  
為矜念不切之虛文天雖至高其聽惟卑民雖至愚其知  
如神以此應天天或未格以此濟民民益增憂且今年災  
異近世所無江北之生靈惟江南之仰賴先年亦以織造  
煩擾差遣非人遂致盜法阻壞機戶逃亡國本有傷邊儲  
大損覆車未遠明鑒具存又恐南畿財賦之地易致動搖

中原盜賊之機待釁而動臣等深憂過計有不容不盡言者至於上用袍服歲有常供鎮巡等官必能辦理豈敢有缺如蒙皇上俯念窮民開納群議暫止差官之命仍依工部所擬行令鎮巡等官辦料織造務要以時解用若有遲悞及不如法者罪有所歸後年豐時和地方無事令行議處施行則皇上綸音之渙汗布 聖意之真切自足以上感天和下慰民望而臣等參陪 廷議亦得以仰贊德化之成矣干冒 天威不勝恐懼懇切祈望之至

憫念窮民亟停差官織造疏

楊廷和

先年各處織造內臣仰惟 皇上登極之初各行取回京師以甦民困天下之人方稱頌 聖德不已迨者不意一時誤聽內織染局所奏差官前去蘇杭提督織造 命臣等撰寫勅書臣等看得南直隸蘇州府并松常鎮等府浙江杭州并嘉湖寧紹等府今年四月以後亢陽為虐入秋以來大雨不止旱澇相繼災異非常委的地方十分狼狽本等錢糧不能辦納尚要奏求蠲免若又差織造一應物料工匠何從出辦撥給非惟逃亡逼迫又恐激成他變又况經過地方淮揚等府徐邳等州見今水患非常高低

遠近一望皆水軍民房屋田產盡被淹沒百里之內寂無  
一爨之煙流徙死亡難以數計所在去處白骨成堆幼男  
稚女稱斤而賣母子相視痛哭投水而死者各該地方官  
員奏要賑濟該部為因公私匱乏錢糧無從出辦方且晝  
夜憂惶計無所處自今至於麥熟之時尚有數月各處饑  
民豈能俯首楫腹坐以待斃其勢必將起而為盜傳聞鳳  
陽所轄地方泗州洪澤饑民聚集卅中者已不下二千餘  
人劫掠過往客商船隻莫敢誰何所聞果實未知何日始  
得剿平將來事勢尚不可預者臣等職叨輔導實切驚  
惧所有前項 勅書臣等決不敢應伏望 皇上俯從六

科十三道各官所言。憫念地方災傷重大收回。成命  
停止織造官員不差。祖宗生靈不勝慶幸。如果。袍服  
缺乏。止照工部覆題着鎮巡三司官計慶物料人匠鎮守  
官提督織造。則地方既免重困而供億亦不至於有悞矣。

俯從讒言停止差官織造疏

張紳

臣等頃見 皇上御內織染局之請差內臣二人前去蘇杭織造科道諸臣力言其不可九卿諸臣力言其不可前後章疏累數千言凡天時水旱之災民生死亡之狀織造開端之弊差官剗剗之苦 詔書友汗之失治道進退之機不惜忠諱披瀝血誠以入告我 后於內者要亦詳且盡矣而一二起釁之徒持之益堅 陛下入其奸言主之愈力人心恟疑莫知所為於是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準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等起而為 陛下懇懇言之是宜 陛下重苦口之論以恢 宗社億萬年之圖克不忍



人之心以救江南數十萬就死之生靈也顧督之以上緊  
撰罵 勅書責之似必具擾執拗 朝著譁然相顧失色  
廷和等惟重愛 君無已之情體 國不私之義復抗顏  
論奏直欲以言之從違為身之進退豈得已哉正以遣官  
提督織造既非 祖宗令典所載又非今日事勢所宜正  
德年間差去內臣雖或未良猶恐 朝廷一旦清明不無  
按法之誅是故有所畏而不敢盡其惡者 陛下猶得以  
赦之也今 陛下棄之輩之尋自復之縱之於既罷之後  
而興之於再構之餘雖有 明旨不許生事擾人其將何  
所忌憚而欲責竊脂以不肉也此廷和等言之不可以不

聽者一也。往時百姓忍死十五六年以望今日，謂隆冬之後必有陽春，幸而陛下首詔天下，凡織造內臣盡數革回，天下歡然，若更生不圖，未二三年即有此舉，則是百姓之厚望於陛下者，卒然失望於陛下也。夫以無所忌憚之內臣而激此失望之百姓，安危之兆明若觀火。此廷和之言，不可以不聽者二也。況今四方災異層見疊出，踰江南北，奏報危急，大抵皆乞求拯救痛哭危苦之言。陛下終夜以思，宜有惕然未寧者，為民父母，忍復重荼毒以失其心乎？自昔大盜之發，必有釁端，前項重傷之地多係古時雄傑之區，切慮來春二三月間，賑恤無術，幸災伺隙。

之徒緣此以逞潢池多盜弄之孽九重厲宵旰之憂異  
時雖欲嚮生之凶固已無及于事此廷和等言之不可以  
不聽者三也廷和等所職古之所謂三公居廟堂之上與  
天子相可否者也臣等所謂古之諍臣立殿陛之下與  
天子爭是非者也臣等爭之不足而廷和言之 陛下督  
責之廷和等爭之 陛下依違之猶未慨然明 詔天下  
曰織造停差臣等雖頑劣無狀未敢言去恐廷和等之不  
能安心於辦事也以輔臣言事不聽望望然而求去此豈  
國家之利哉此其言之不可不聽者四也伏望 陛下仰  
觀天時人事之變俯察諸臣懇悃之言崇儉朴以先天下

寧兆燕以固邦本前項差官織造之命亟賜收回只如  
該部原議施行誠為官民兩便仍乞嚴行蘇杭等處凡織  
造之家不許造作精巧奇異服色以長侈靡之風以傷醇  
醲之化實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福臣等不勝惓惓頓首望  
之至

停止差官以重恤邦本疏

張原

先該內織染局者局事御用監太監刁永等題請差官  
前去蘇杭等處織造工部執奏以為不可反覆辨論殆千  
餘言蓋採時世而極言之事理儘為詳盡不圖聖意竟莫  
之回而有內臣二員提督之旨此事關係聖政之得  
失生民之忻戚世道之治忽臣不得不昧死一陳其愚  
陛下登極之初將各處新添差出內官盡數取回聖明  
洞見萬里或知其為地方生民之害也天下方蒙更生之  
福不勝幸甚迄今日月幾何而乃復有此差官之旨何  
前日知其害人而停止今復不慮其害人而允其請乎見

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殍殍載道而南直隸一帶災傷尤甚為今之計正宜加意存恤尚猶恐其無濟矧可又加之以徵科峻剝之擾耶 陛下每遇各處撫臣奏災傷之大府部臺諫以疏論救濟之方累降 明旨發內帑減徵派諄諄戒諭皆欲其家家存恤務使民沾實惠似此所行則是一面差官賑濟一面差官科官所謂實惠者何有存恤者何如也 明旨所許雖止蘇松然婺源一聞律門再啓於是謀利之人遂援以為例浸淫之弊決不可復止則陝西之羊絨江西之燒造與凡買辦採辦管莊管店之數亦或在所不免矣今天下地方大半多盜而陝西重鎮已經

夷虜之所殘擾民或死於饑饉之間鋒鏑之下者餘無幾  
矣呻吟之聲疾蹙之狀已是遍滿閭閻何以復堪乎此臣  
竊恐民之無告者或逐於反袂而不軌以逞上梗聖化噬臍  
何益夏間風聞浙江鎮守太監梁瑤指稱進貢差人私  
齎寶貨滿載舳舻前來打點意圖帶管織造此時給事中  
章僑預以為言正欲逆閉其途纔延數月而太監刁永果  
有此請梁瑤當倭賊構亂之際不聞出謀策以靖地方乃  
惟汲汲營求幹圖管織造究其心蓋止知謀利而不知謀  
國止知愛身而不知愛朝廷陛下試詳察之彼果何  
如人也梁瑤之營幹雖因章僑之言而暫止然實啟其端

矣自後賄託 左右實緣 宮掖以圖委用者皆由此以  
施其引伸疏濬之術致今差官之 命竟爾必出而莫之  
挽回臣按璠之擅啓弊端違格 詔書致 陛下歛衆怨  
為朝廷生厲階誤國殃民背公徇利罪可斬也伏望  
陛下常懷民惟邦本之心重念民窮盜起之義所有差官  
提督之 命速賜追寢俟後歲嘗豐稔人民充足再為議  
行仍將梁璠取回究治以杜實緣則生民幸甚



暫停織造以蘇邊民跡

吉崇

臣見邸報該內  
詔染局太監刁永等題稱供應羊絨袍

服不敷奉  
欽依  
臣官織造隨該科道交章論奏欲要停

止未蒙  
聖允仍必  
差官臣見聞之餘不勝憂懼竊惟絨

袍止是弘治五年鎮  
巡官織造一次正德二年差官未久

隨即停止後被太監  
廖鑾等假此大肆科取筭及銖錙剝

民骨髓至今追思無  
不感額幸逢  
聖明御極  
詔革一

切浮費二四年間  
被  
之民方脫橫征之厄  
休棲舊業而

窳崖僅洞十常九空  
番工以北虜在秦  
土魯帶出沒其泉亦

不刺占據青海四面  
敵報無虛日今歲  
買戰馬明年易

糧草攻守之計未成倉儲之虛蓋甚平居無事人有隱憂况今流賊竊發平涼雖拾習惡餘黨尚存亦不刺歷枚洮境大肆侵掠掣兵防禦而洮地不產五穀全靠腹裏雖銀一錢止糶糧七八升民經買賣破家幹運供億不前外迫於搶擄內迫於銀糧勢若火人心驚惶此正所謂門庭之寇腹心之疾萬一其患不止不獨臨鞏可憂雖全陝不得安枕而目也當此困極之時正宜多方休息加意愛養乃復差官織造以增一番之徵求啟百孔之漁獵臣恐貧民甚有不堪其苦者矣 陛下亦嘗垂念全陝特復總制節發內帑銀數千萬兩接濟軍餉以裕民力至於差官織

造獨不暫為停止臣固知非

陛下之本心也且今西

將士枕戈而卧茹荼而食臣

仰窺陛下雖有絨袍亦當

自服之不安顧乃務要差官

製造重耗財力疲瘠之民何

時得蘇伏望

陛下憫念時艱俯就衆論收回

成命停

止差官或暫命鎮巡等官查該照舊規減半織造或待邊患

稍寧照舊舉行庶全陝之疲瘠以寬用一緩二之恩各邊之

軍需無顧此失彼之患矣

慎差遣以廣 仁恩疏

郝杰

本月初七日該司禮監太監滕祥內官監太監李芳傳奉  
聖諭着內官監太監李芳與同撫按官照依 御前發去  
原樣織造如法細膩鮮明不許以意違背有了的陸績解  
進寫勅與他工部知道欽此續又該本部題為欽奉 聖  
諭事奉 聖旨已有諭了如何又這等說着遵行焉勅與  
他上緊去欽此臣等仰窺 聖衷無非以織造衣服 御  
用攸歸或恐造作諸工尚稱上意故特命中官責成專理  
也臣等敢不仰承 德意而復為是冒昧以瀆 天聽也  
哉但以為 朝廷廼風動四方之原而政令為鼓舞萬民

之術恭惟 皇上臨御之初首頒 明詔特召南京蘇杭  
織造臣等俱即回京是以宣布之日遠近傳聞莫不謂  
聖心軫切民瘼首釐弊政舉欣欣然思見 德化之成也  
今歲時未久 詔墨尚新 德意綸音一旦廢隔是 陛  
下之令將不自信於天下矣矧 登極之詔 新政所關  
先後異同法難遵守 帝王畫一之政恐不如是也且臣  
等恭覩 陛下即位以來銳意太平 虛懷始納銀鮮充  
貢特 旨即停遣使監管閩粵報罷是其心未嘗一日不  
在百姓也邇何以織造之故不思踐其 明詔而遠遣中  
官復勞東南之赤子乎况撫按各官咸有地方之責者若

陛下專責二臣俾其幹理訓隨事效忠人臣之分也孰敢  
不為 陛下進解以時造作如法而自負 明命也耶此  
固事之所可已者也蘇杭等處賦役告瘁邇年以來困苦  
特甚今殘喘未蘇督造復往乘輿服御所用不多而工役  
科派所費必衆且 禁闈近侍聲勢嚴大小有司奉承  
恐後一應財物均係脂膏愚民無知必將以為 陛下之  
惠不終於天下也止一事之微重 恩詔之大寧非

陛下之所當留意者乎此臣等所以不忍緘默而冒昧陳  
之伏乞 陛下俯納愚衷收回 成命仍將應織等物專  
責彼處撫按等官欽遵 御前原樣如式織造陸續上

進庶 聖道得以久霑 詔旨不致中廢而 帝王克儉  
之 盛德復見於今日矣